

蕉窗讀蘇



燈下集 李丹崖

中國文學史上似乎存在一個奇怪的「三」現象，譬如曹氏三父子：曹操、曹丕、曹植，橫貫中國文壇兩千年，哪個不是文章大家；再譬如蘇氏三父子：蘇洵、蘇軾、蘇轍，骨子裏潛移默化着有宋以來的人文生活，莫出其外。他們的影響有多大呢？舉個例子，時至今日，很多人的書房、辦公室內，都掛有曹操或蘇軾的詩詞。尤其是蘇軾，在文章、書法、美食等諸多方面都澤被着人們的生活。

說到蘇軾，後世關於他的文章書籍可謂卷帙浩繁，「讀蘇」已經成為文壇的一股浪潮，洶湧不息，鄙人曾讀到林語堂先生的《蘇東坡傳》，文人對文人的惺惺相惜、感同身受洋溢在字裏行間，這樣的文字係吾之所愛、吾輩之所愛也。今夏，又收到王占峰先生讀蘇的書籍《走近蘇軾》，封面很有特色，上半幅是三分之一的白，下半幅是三分之二的綠，一下子讓人聯想到白雲悠悠千載去，蕉窗讀書心底事。

《走近蘇軾》一書，觀其書名，王占峰先生用了一個「近」，近距離，心貼心的去讀去悟，不可謂不謙遜，與「近」相比，「進」有登堂入室之感，主觀性臆斷就會多，感性太多，勢必造成對經典的褻瀆。從書名看作者，可以看出作者謙遜的影子，以及面對蘇軾這一文學乃至文化界的一顆熠熠巨星，流露的崇敬與膜拜。

本書對蘇軾的描摹，以章節論，筆法布局之新。分為：儒學涵養的「蘇心」、佛老調劑的「蘇魂」、清歡人間的「蘇味」、三段未了的「蘇緣」。章節層層推進，

由總說入分說，由總覽入細析，由大寫意到小工筆，一個立體的蘇軾的形象躍然紙上，一種豐滿的蘇軾的寫真生動可親，一幅最具有人情味的蘇軾儼若家鄰。

話說，若有蘇軾這樣一位芳鄰，該是極其奢侈的事。王占峰先生寫蘇軾的切口精妙，從出生寫起，旁徵博引，引經據典，幾乎囊括了多數評價、介紹、闡釋蘇軾生平、事跡、蘇軾本人詩作、傳記、方志、碑銘、手帖等材料，為我們娓娓道來，講述了蘇軾少年時蒙以養正，青年時恪盡孝道，成長時兄弟情深，坎坷時險遭陷害，為官時心繫百姓，被貶時有味清歡等諸多個側面。讓人聯想到封面上，古人手繪的多個蘇軾形象，千人讀蘇，會有千面東坡，萬人讀蘇，亦有萬幀蘇顏。

用詩詞文章來給蘇軾斷代，穿越詩詞背後了解歷史的底色，探知時代背景下蘇軾的生活，是王占峰先生寫作手法的一種創新。凡寫蘇，必用蘇之詩詞來穿針引線，蘇軾的詩詞是一條明媚俏麗的明線，詩詞背後的故事和歷史即是一條繁複跌宕的暗線，明暗交織，蘇軾宛如汪洋中的一條船，有劈風斬浪的出發，亦有偶爾擱淺的停靠，有得意時的瀟灑快意，亦有失意時隱入塵煙的淡泊，在歷史的各種溝回，在命運的各個瞬間，蘇軾總能帶給人與眾不同的風景。這就是蘇軾的魅力，王占峰先生巧於提挈，善於把握，妙於呈現，讓我們領略了別開生面的蘇軾。

在語言特色方面，不得不說王占峰先生的行文是典雅的，這種典雅，又不是詰屈聱牙，更不是掉書袋，而是始於古而不泥於古的一種雍容與典雅，每一冊書卷都是作者的一方土地，種桃李種春風，王占峰先生似乎種種的是牡丹，是芍藥，風致與風姿並存，雍容與從容並舉，讓我們讀到了蘇軾之後，文脈的餘韻不絕，文化內核的蓬勃跳躍，而不是漸行漸遠的衰減。

俛窗讀完這本《走近蘇軾》，已經入夏了，半掩的窗外，是淡綠的芭蕉，手上開合的書卷亦綠意盎然，姑且形容為書中芭蕉吧，入夏讀蘇，頓覺老莊的徵言大義是冬，建安時「三曹」與「七子」是春，蘇軾恰如盛夏，而後一攬子，全入秋意吧。



《走近蘇軾》。



使器得酒的功能与动物特有的生命力的体现得到了巧妙的统一



市井萬象

「數說犀尊」

「數說犀尊」展覽日前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北16展廳對公眾開放。這是國博利用數字科技探尋館藏文物——西漢青銅犀尊之謎的一次有益嘗試。圖為犀尊影像圖。

中通社

我的農莊朋友



君子玉言 小杏

我是個「社恐」。

其中有位退休警官黃sir，太太葉小姐是一家補習學校的校長。黃sir年齡七十五加，葉校長六十出頭，不過看起來都比實際年齡要年輕。港人大多看起來年輕，並且勤勉，這個年齡還在社會上忙忙碌碌的很多。這二位朋友夫婦爽朗大氣，黃sir一頭銀髮梳理得有型有款，紋絲不亂，很gentleman的樣子，幽默樂天，用香港話叫「鬼馬」，整天笑哈哈的。

黃sir、葉校長住在沙田火炭，一個自命為「綠蔭農莊」的屋舍。沿路爬坡，一側是依山的高檔社區，一側是樹林山谷，農莊就在山谷不起眼的一個鐵藝小門。推門而入，眼前別有洞天——下行十幾步石階，兩側綠植，兩棵葉疏果大的木瓜樹，一棵爬滿綠蘿的榕樹，院內擺滿各種鮮花，不名貴，卻生機盎然。農莊半掩在榕樹下，是一座二層小樓。樓前一方庭院，上有廊篷遮雨，前有扶欄憑倚。坐於廊下或憑欄，視野之內一席天光山景，翠色盎然，果然不負「綠蔭」之稱。發呆不需動腦筋，詩意就滾滾而來，我每每想到就是孟浩然的「故人具雞黍，邀我至田家。綠樹村邊合，青山郭外斜。開軒面場圃，把酒話桑麻」再恰當不過。

憑欄俯視為谷，抬眼望山。重重疊疊，近綠遠黛，不知路在何方，也不必問路。更遠處依稀一叢樓宇，港九高樓如林，港九之外常常是樓作綠野滄海的點綴。

自庭院拾級而下，不到百米處是另一戶人家——農莊僅此二戶，兩廂不聞其聲，互不打擾。之間有一田圃，黃sir說一直想把荒草除掉種點東西，但精力不濟。我說下次帶幾個年輕人來，幫您種菜。黃sir笑說好好啊。

說話間，忽見草叢裏一團黑乎乎的傢伙，嚇了一跳，仔細一看是兩隻小黑羊在埋頭吃草。黃sir說這裏常有動物造訪，香蕉放庭院，人還沒來得及吃就被馬騮（猴子）偷走，躲到樹上吃，野豬也是常客。當初來看房子時，朋友都覺得太荒僻，不敢住。黃sir說我不怕，我是警察，鎮得住。結果現在大家都羨慕。

屋內有一組相框，年輕時的黃sir一身警服，英氣十足，把人都鎮住了，何況其他！我們都覺得像劉德華，便稱老警官「農莊劉德華」，黃sir十分得意。至今黃sir還擔任童軍教官，常去童軍總會當義工。

在農莊，隨意輕鬆跟自家一樣。敏姐提前做好餛飩，菜炒得細細的，從春秋街採購餅坯捲着吃。我的同事、善良可愛的華姐最為鍾意。我也曾帶去餃子食材，菜肉麵全套，大家一起包餃子。

農莊有一套不錯的音響設備，碟片擦至半人高，有兩萬多首歌。「麥霸」在農莊可以一霸到底，敞開唱。黃sir唱K時喜歡右手持啤酒左手端杯紅酒，他最拿手的歌是張學友的《你的姓氏我的名字》，「從此以後，無憂無求，故事平淡但當中有你，已經足夠……」七旬老者滄桑的聲音，充滿歲月的顆粒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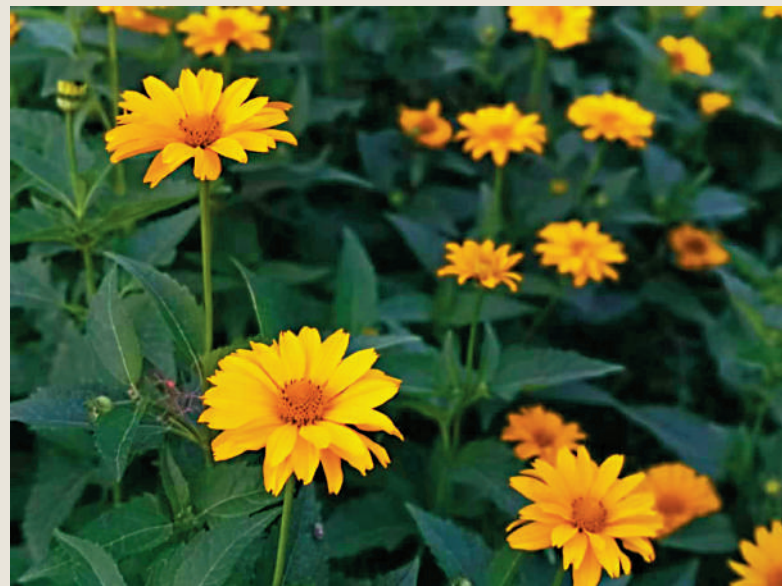
開心之餘拍照，黃sir拿出一堆閃閃發光的道具，彩紙串成的花環給每個人戴上，最出彩的是一頂金燦燦的禮帽，

黃sir自己戴上，立刻成了「全場最靚的仔」，大家笑成一片。

有一次我剛坐不久，同事電話叫我回去開會。葉校長捨不得，給我塞了一盒剝好的榴槤。到了辦公樓，我怕榴槤氣味大，悄悄把揹包放在樓道角落裏。還有一次正聊得熱鬧，黃sir走開，一轉頭，發現老警官正攀梯摘木瓜。木瓜樹的位置有坡度，樹下又臨山谷。我嚇得跑過去緊緊扶住梯子，說木瓜還沒熟呢。黃sir說青木瓜好煲湯，給你帶回去。我說不要不要，您快下來。老警官堅持爬上梯子最高層，顛巍巍摘木瓜。夜色昏暗，瓜樹臨崖，我緊張得手心都出汗了，一再催他下來，甚至說您再不下來我生氣了，老警官摘好三隻木瓜才下來。我說您要答應我，今後不能自己爬梯登高了。黃sir笑應好好。我不會煲湯，也捨不得這樣而來的三隻木瓜，就用蜂蜜醃成蜜餞慢慢吃。

二〇一九年「黑暴」時，黃sir夫婦暑天從火炭趕來港島參加撈警遊行，我特意請他們在銅鑼灣吃午茶。逢國慶給他們寄演出票，冬奧會搶手的吉祥物冰墩墩也給他們寄去……回京前，葉校長邀我再去農莊，因疫情甚緊，未能當面告別。

幫老友種菜的許諾還未及兌現，不知他年重陽日，何當再來就菊花？香港留下的這些故事，正如歌中所唱「故事平淡但當中有你，已經足夠」。



北京的小雛菊，香港朋友的農莊也有。

作者供圖

古為今用修道院(上)



柳絮紛飛 小冰

離開葡萄牙里斯本，汽車一會兒開始爬坡，郊野的鮮綠變得蔥蘢，聞到了山野味。不久，在一座半山上的中世紀修道院面前停車。

「今天我們住修道院。」Bob的話，點題而幽默。阿馬雷斯修道院旅館，一個古蹟改建的旅館，來看看它的設計改造工程。

他們拖着行李直奔接待廳，轉眼不見人影。眼前是高聳寬闊的石梯，接待廳在上面，沒有看見電梯，我們拾級而上。

「怎麼不去乘電梯？」有人追上來問。

「修道院也有電梯？」

「那當然啦！古為今用，古今結合了呀！」

石頭的門框，石頭的牆壁，藤條的椅子。大堂不算寬敞，高挑的空間裏瀟灑着悠揚的古典鋼琴聲。一個笑瞇瞇的葡萄牙男孩走過來，接過我手上的箱包說，「歡迎你，辛苦了」，接着他又要去接B手上的行李。

「我自己來吧。」B說。

「葡萄牙男人很健壯！」男孩可愛極了。辦完手續，他吹着口哨帶我們去房間。

房內的空間依然高挑，傢具不是石頭就是木頭，高高的床，小小的窗，石頭的窗框，桌子上有一本葡萄牙語和英語的雙語版聖經。空調、電燈、WiFi、吊扇、電熱水

壺、煙霧探測器等，應有盡有，古今融合。

那晚靜悄悄的，連蟲鳴都沒有，好像連樹枝都不搖動；偶爾遠處傳來犬吠聲，即刻又消失了；天上的星星眨着眼，位置很低很低；地上的螢火蟲此起彼伏，到處一閃一閃。

早上撩起厚實的窗簾，窗台上的落葉上面有露珠，遠處的民居還亮着燈。晨曦中我探頭看看兩側，呵！這麼高大一座古建築，竟然只有三層樓，竟然只有三十二個房間。透過那些小窗口，我彷彿看到黑白影片裏披着黑頭巾、偶爾探一下頭的嫵媚們。

從房間到早餐廳，要路過一個花台、畫室和一條長長的走廊。走廊旁邊，一個像在室內又像在室外的古樸內庭花院，被四面高牆環繞。這裏只差一群從頭到腳裹着黑袍的修女了，如果有，她們一定是抱着聖經低着頭，嘴裏念着經文，往返禱告室和寢室之間。

十二世紀的修道院，二十世紀變為旅館，昔日由命，今日也由命。普利茲克獎得主EDVARDO SOUTO DEUOCRA，他讓教堂穿越歷史，可持續地發展。歐洲再小的城鎮，也有修得不錯的教堂，但是這一座被得體地保護，並繼續體現價值，它是建築師和特色住宿追求者的打卡地。



自由談 姚文冬

新房裝修前，會先設計出效果圖，那絕對能讓人眼前一亮，從而對實景充滿期待。我們嚮往某種生活，腦子裏也會先有一張「效果圖」，並期待夢想成真。

我們都有這樣的體驗，房子裝修好了，置身其中，總覺得效果不如圖，差了一點意思，可又找不出哪裏有問題，布局、工序、用料、色彩、技術，都沒差啊？同樣，生活也是如此，典型如旅行，當我們見到嚮往已久的名勝古蹟，會發覺它與腦子裏的印象——事先從攝影、電視、網絡或宣傳資料所見，並不完全吻合。越是著名景點，反差越大。這也是「效果圖」與「實景」的差異。

生活的「效果圖」

請提前二線，不必坐班了，順便過上心儀已久的深居簡出的生活。能親眼看着實實們慢慢長大，自己慢慢變老，這幅「效果圖」，堪稱宜人。

然而，當效果圖成為實景，又覺得哪兒不對勁。於是我就琢磨，我過的確是「效果圖」所設計的生活：每天去市場買新鮮蔬菜，在廚房埋頭做飯，早晚清掃兩次衛生，家務之餘，給妻子當助手，學會了餵奶、換紙尿褲、哄睡等等。實實睡了，還能偷閒看一會書，偶爾寫點東西發表……原來就是這麼計劃的，實際也在這樣做，可是，心情怎麼就時好時壞，情緒經常大起大落？

還是拿裝修說事，別說實景終不如圖，畢竟裝修後，已看不到光潔的瓷磚或細膩的地板下粗糲的沙子、水泥，粗糙的牆壁也被鮮豔的壁紙遮蓋，而那些造型獨特、美觀、便捷的開關、插孔後面，是牆壁裏蜿蜒的牆溝、管線，不但醜陋，且深藏隱患。這些，效果圖上是沒有的。只有親身經歷了裝修，才會有真切的複雜體驗。

幾個月來，妻子經常頭暈、頸椎痛、肩痛，一個月曾病倒兩次，而我腰痛腳麻

厲害，去醫院檢查，是腰椎間盤突出了。這些，更比「效果圖」相去甚遠。最慘的是上個月，孫女、妻子、孫子先後發燒，作為最後發燒的我，最難時同時照顧兩小一大三個病人，而我發燒那天，還要強挺着，戴着口罩給先康復的孫女餵奶，吃了退燒藥，再給體溫更高、不能用藥的小孫子用溫水物理降溫，放下孩子，再去照顧病情最重的妻子。這就連裝修好的實景都不如了，簡直就是狼藉一片的施工現場。

我險些要崩潰。所以當此時，朋友來電話說，總也見不着你了，是不是每天像喝了蜜？我說一言難盡啊，太累了，也被束縛住了。他們說，別得便宜賣乖了，我們都該嫉妒死了。我知道，他們是真羨慕，因為，他們看到的是一張含鉛弄孫的「效果圖」，卻看不到真正的實景。

在我眼裏，別人的生活，似乎都是一張好看的「效果圖」，而在別人眼裏，我的生活，何嘗不也是一張美輪美奐的「效果圖」？現在我終於明白，無論裝修還是生活，效果圖與實景的差異差在了哪裏，差的其實只是一個字——效果圖呈現的是美感，是理想，實景則是可觸的質感，是現實。